

“游泳淹死的”大学生原是救人英雄

自始至终，谢忠福都不相信儿子是下塘洗澡淹死的——尽管近4个月了，还有人这么说。就在别人将儿子当成反面教材教育孩子时，迟来的真相浮出水面——儿子原来是个救人英雄！

谁是这场令人心酸的闹剧的始作俑者？

不到4个月，谢张坟头的草就疯长得很高了。

这是吴跃凤第二次到儿子的坟前来。上次是今年7月31日早上——那天早上，吴跃凤和丈夫亲手将他们唯一的儿子葬在这里，没有立碑的坟头，正对着山脚下那条他生前放学回家常走的路。

这里，是四川云阳县江口镇后溪村3组。

“儿啊，你21岁生日都还没来得及过，眼看就要大学毕业了……妈妈的心都碎了，不敢来看你啊……他们都说你是自己到塘里洗澡淹死的，还把你当成反面教材教育其他娃儿，我和你爸一直都不信啊……”

11月20日傍晚，谢忠福蹲在儿子坟前烧着纸钱。20日下午，接到儿子生前学校打来的“共青团重庆市委已追授谢张同学为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”的电话后，吴跃凤和丈夫才有勇气去看看儿子。儿子的死因终于大白于天下，她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将这个迟到了近4个月的清白告诉他。

大学生淹死在塘中

7月29日下午4时，放暑假的谢张去地里扯杂草。

“我也要去，他说我脚痛，非要我呆在家里休息。”谢张76岁的奶奶邓世珍说，“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。”

一个半小时后，邓世珍听



谢张生前照片

到山坡下传来“救人”声，当她踮着小脚跑到山脚时，已有许多村民围在那个堰塘边。“谢张沉到塘底去了……”听了这话，邓世珍当即昏死在塘边。

傍晚6时许，在江口街上做砖工的谢忠福和妻子吴跃凤赶到现场。放水打捞工作从下午6时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时，始终没有找到谢张的尸体。

“我和吴明聪、吴明鑫两兄弟在塘边钓鱼，谢张哥哥过来和我下塘里游泳。他沉下去了，我抓到根钓鱼竿，才爬了上来。”同村12岁的谢元春说。

吴明聪、吴明鑫兄弟俩证实：“当时就我们3个人在场，谢张哥哥说他热，要下河洗澡，就淹死了。”

“儿子水性一向很好，再说，他去扯草，怎会到地边的堰塘去游泳？”虽有疑惑，但听到3个孩子都这么说，谢忠福夫妻俩也就没再多想。

全家人坐在院子里，对着山下那口明晃晃的堰塘坐了两个小时。30日凌晨4时，他们再也坐不住了，再次来到塘边。上午10时30分，村民们找到塘底谢张的尸体。

“全身乌青，都发胀了，死死捏紧的双手里还抓着塘底的泥土……”回想起儿子被打捞起时的情景，吴跃凤禁不住号啕大哭。

让谢忠福意外的是，和儿子一起下塘游泳的谢元春爷爷

谢忠成特别热心，两晚都没睡觉，居然还送了300元“人情”（礼金），比一般惯例多出200元。谢忠成还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抬来了：“你们家困难，这口棺材就送给谢张吧。”

看到这个平日并没什么特殊交情的人如此热心，谢忠福心底有说不出的感激。

葬礼简单而凄凉，对这个下塘游泳淹死的人，参加葬礼的村民们除了感叹他平日懂事、口碑极好，无非就是惋惜他是个大学生。而更多的声音是大人们教育孩子：“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私自下塘洗澡——看嘛，谢张哥哥还是个会游泳的人。”

死者成为“反面教材”

“我和他爸爸苦了20年，都是为了娃儿啊，眼看他就要毕业，我们可以享福了，他却走了。”回想起2006年夏天，儿子拿着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录取通知书，一路飞跑着回家报喜的情形，吴跃凤眼睛又红了。

谢张还有个上高一的妹妹，多年来，谢忠福夫妻俩靠零星做点砖工活为儿女筹学费，可无论怎么节约，家里还是欠下3万余元债务。谢张出事前，谢忠福夫妇就东拼西凑为儿子借足了这学年的学费。现在，学费却变成了儿子的安葬费。

更让他们痛心的是自儿子去世后，就不断有言语传到谢忠福耳里：“附近村小的老师们常

常拿我儿子作反面教材，教育孩子们不要私自下河洗澡。”

谢张大学的班主任秦建生告诉记者：“我是开学前接到这个消息的，除了痛心，我还很气愤——每次放暑假都告诫学生不要下河游泳，但他们就是不听！”开学时，秦建生把谢张的事向学校反映，同时还准备将此事作为一个“反面教材”在校通报，希望同学们能从悲剧中得到警示，珍惜自己的生命。

“对于儿子洗澡淹死的说法，我们一直很怀疑，听到这些话，心里更难受。”夏去冬来，谢家在痛心和气愤中，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。

目击证人良心发现

谢家的人并不知道，在他们痛心的这段时间内，村里还有两个人和他们一样，每天难以入眠。这就是12岁的吴明聪和10岁的弟弟吴明鑫——事发时，他们是现场的目击者。谢张死后，他们告诉谢忠福：“谢张哥哥是自己下塘洗澡淹死的。”

“你儿子是救人死的！”谢张死后约一个月的一天，在谢忠福再三追问下，吴明聪的爷爷吴选德对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。

谢忠福一下子懵了：“难道儿子的死，果真另有隐情？”

“是谢元春的爷爷要我们撒谎的，谢张哥哥其实是为救谢元春牺牲的。”11月20日，吴明聪在记者面前勇敢地抬起头，“现在，无论谁站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再撒谎！”他小小的脸上写满内疚。

“那天下午，我和弟弟在塘边钓鱼，谢元春在对岸钓鱼，不小心掉到塘里。他不会游泳，就在水里挣扎，离岸越来越远，我们使劲叫救命。正在塘边地里干活的谢张哥哥飞快地跑来，扑通一声就跳下去救人。谢元春将大哥哥的颈子紧紧吊着，二人快游到岸边时，大哥哥叫我们拉一把，我们就用钓鱼竿将谢元春拉了起来。当我们准备去拉大哥哥时，他已经沉下去了。”

吴明聪说，谢元春的爷爷谢忠成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大人，当

他得知眼前发生的一切后，就嘱咐他们兄弟俩：“如果有人问，就是说他自己洗澡死的。不然他爸爸肯定要来找麻烦，你们就是卖了房子也赔不起！”

第一次面对死亡，这两个孩子被吓坏了，茫然地点点头。就这样，谢张洗澡淹死的事被村民广为传播。

说到这里，吴明聪声音越来越低，脸变得煞白，眼里满是恐惧、内疚和悲伤，仿佛再次经历那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。

“最初答应撒谎时，我们吓坏了，头脑一片空白，来不及多想。可后来每次听到别人说起谢张洗澡淹死，我们心里就不是滋味。一个人时，谢张哥哥慢慢沉下水底的一幕就反复在脑海里重现。好几次，谢张哥哥都出现在梦里，问我为什么要撒谎……”

兄弟俩被这个秘密折磨得吃不香睡不着，变得越来越内向。事发一个月左右，吴明聪又一次从梦中惊醒时，他决定对一起生活的爷爷道出实情。

在镇政府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后，谢张死亡的真相终于大白天下。

“说出实情后，我们反觉轻松了，即使要因此承担责任，我们兄弟俩也愿意。”吴明聪说。

英雄死亡真相大白

11月20日，记者找到12岁的谢元春，他是江口镇小学5年级学生。

“爷爷说，谢张哥哥是救我死的，如果被人知道了，我们赔不起，所以就听爷爷的话对别人撒谎说是他自己洗澡淹死的。”说到这里，谢元春低下了头。

“谢张跳下来救我，我死死抱着他的颈子，他说他出不了气了，可我不敢放手，快到岸边时，他用力推了我一把，然后他沉下去，我活过来了。”谢元春说，他也觉得自己撒谎有些对不起谢张哥哥，也想过报警，但不知自己能做什么。

58岁的谢忠成在江口镇上租了一间门面加工棉絮，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，他负责照顾两个孙子。他对记者承认

了当初要3个孩子撒谎隐瞒真相的事实：“我也是没办法，家里穷，没钱赔给他们……”谢忠成说，他认为这事不会穿帮，没想到最终还是被“敞开”，现在只等相关部门解决：“该怎样就怎样。”

“现在，我们只希望他能回来，和我们一起吃饭、上网、打游戏……”谢张的同学杨青哭着说，谢张的床位现在还空着，每次看到这张床，室友们都会忍不住落泪。

“他是我们这幢宿舍的送奶工。”同学罗广富说，从大一起，谢张就向学校申请了勤工俭学：“每晚熄灯前，他总是提着个帆布袋，从最高一层楼开始，逐层回收酸奶瓶子。挣的钱不多，加上他又喜欢买书，每个月下来，生活捉襟见肘，周末又不得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零工。这么好一个人，怎么会就这么走了呢？”

得知事情真相，谢张的班主任秦建生，也为自己的当初欲将谢张当成反面教材的想法深感内疚。

虽然知道真相已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但痛失爱子的谢忠福一直没去找谎言的始作俑者谢忠成。他一直在等待，希望谢忠成能主动登门道歉，但至今没有等到。

11月20日，两人终于在江口镇街上相遇。这两个以往老远看到都要打声招呼的人都觉得尴尬。当谢忠成礼节性地将烟递到谢忠福手中时，谢忠福将脸扭向一边，眼里噙满泪水。谢忠福说，他不知怎样面对这个往日的邻居。

“我们只想给儿子正名，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”谢忠福说。

律师曾杰认为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被救孩子是受益人，应从道德层面对谢张进行感恩。根据《民法通则》，谢张家属还有权向被救孩子的监护人要求补偿。如果受益人及其家属拒绝经济补偿，谢张的家人可借助诉讼手段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

小老板借腹生子不成怒杀朋友妻子

深夜时分的上海边郊，一辆形迹可疑的出租车，竟然牵出了一起命案。经调查，在这起命案的背后，竟然是一个荒唐的生子计划。冲动造就的情感出轨，生活现实下的妥协顺从，纠缠出一段怎样的畸形婚恋？

出租车后备箱惊现女尸

2006年1月7日晚，这是一个普通的深夜，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勤劳村，一辆出租车悄悄停在了村里一条僻静的小路上。这原本也没什么奇怪，可是村里巡逻的治安队员，凭着多年工作特有的敏感，嗅出了这其中不同寻常的气味。

原来，这条没有名字的水泥路，到了晚上，基本没有什么人或车来往，如今这辆出租车却停在了路边，警觉的治安队员便上前询问。然而，出租车司机介绍，是有人专门去路口找他过来的，要他来接个人。此时那人正在房子里搬东西，准备送上后备箱。

治安队员不放心，告诉司机，他们在前面不远处等着，一会要检查。

在离出租车几百米的地方，巡逻车将车停住，等着出租车过来。而此时，那个叫车人终于出现了，他们抬着一包东西，放在了车辆的后备箱里。

出租车司机上前帮忙，他摸了一下，当即吓了一大跳，感觉蛇皮袋里像是人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，盖好后备箱车盖。上车后，他问叫车人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对方告诉他是猪肉。

此时，出租车司机已经镇定下来，把车往事先约定的地方开。当出租车前行没多远，训练有素的几名巡逻队员立即堵住车门，然后将情况向派出所报告。几分钟后，警方的增援力量赶了过来，民警打开出租车后备箱，发现蛇皮袋里包裹的正是一具中年女性的尸体。

那时，单永凤刚来什么都没有，李益军帮她找了一个厂上班，又给她买了被子、衣服、床单等等，就这样一来二去之后，两人发生了关系。

几个月后，王成斌到了上海，不久就发现了家中的异常，李益军经常来看单永凤，敏感的王成斌立刻感觉这两人的关系不正常。他问过李益军有没有这回事，但李益军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：“人嘛，凭良心就是了。”对此，王成斌也没再说什么。

不久，李益军和单永凤有不正当关系的事，也传到了李益军的妻子江永华的耳朵里。江永华问过李益军，但李益军除了给了她两个耳光外，从来没有向她承认过，后来她也就不再问了。江永华认为，如果李益军提出跟她离婚，她就没办法了，两个女儿那么大了，她也不会再嫁人的。

江永华既害怕李益军再次对自己施以暴力，又不愿拆散维系了几十年的家庭，对李益军和单永凤的不正当关系，她也只能把气往肚子里吞。

单永凤认为自己和王成斌关系也不好，她本想和王成斌离婚，让李益军也离婚，然后两人再组成家庭。但李益军不同意，不想把两个家庭都拆散，想着只要王成斌不反对，日子就这样过下去。

丈夫同意妻子帮人生子

李益军和单永凤这段荒唐的关系，就这样看似平和地继续进展着，但这两段婚姻至此算是走上钢丝绳了，稍有不慎就会摔下来。果然，这种表面的和平，并没有维持多久，不久这种微妙的和谐关系，就被打破了。

2003年11月，王成斌因犯非法行医罪被判了刑。他给一个老人打吊针，因为对方有心脏病，挂了两瓶葡萄糖水后，老人死于心脏破裂。在王成斌进了看守所，以及随后服刑的日子里，李益军曾多次看望过王成斌。每次去探望，李益军都会送点衣服、鞋，还送点钱给他。

在王成斌服刑的两年时间里，李益军给了王成斌家很大的照顾。王成斌的孩子上学他照应，单永凤上班每月只有三四百元钱，家庭开销都是李益军负担。

然而，情场得意的李益军，

却和自己的大姨子发生了一场争吵。妻子的姐姐说你这么会挣钱没人用，没儿子就算是绝后。李益军立刻感觉埋藏在心中的隐痛被揭开了开来，因为妻子已经动过绝育手术，不能再生育，因此，他想到了单永凤，想让她帮忙生个儿子。

对此，单永凤竟然答应了。在王成斌服刑的两年里，单永凤曾经怀孕过两次，但因为做B超发现是女孩，都没有要。2005年11月13日，王成斌服刑期满，李益军把他接回了上海，几天后在王成斌家里，有关单永凤帮李益军生一个儿子的事被重新提起。

那天，王成斌把话敞开说了。他说：“李益军你对我家付出的也太多了，我也知道，单永凤想帮你生个儿子，她也跟我讲了，你妻子的姐姐嘲笑你，就叫单永凤帮你生个儿子好了。”就这样，王成斌也同意了这件荒唐事。他只提出了一条要求：“如果生个儿子，你抱去抚养，就要和单永凤断绝关系。”

计划破产恼羞成怒杀人

此时，李益军策划的荒唐计划已经全部就绪，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呢？一个荒唐的计划，却造成一人死三人入狱，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？

案发当天的早上，李益军和单永凤来到了他另外租住的

一间民房，这是他们经常相会的地方。

在此前几天，单永凤曾跟李益军说：“这个星期六，我们俩到无锡去，索性我们两个都离婚再结婚吧，我帮你生一个小孩。”然而，等到星期六这一天，李益军去找单永凤时，单永凤却告诉他：“我不走了，我不帮你生了，我不想帮你生，干吗要帮你生？”

因为单永凤已经遇害，她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，是不是想终止借腹生子的闹剧，这些都无法得知。但此时，李益军因为计划面临破产而恼羞成怒，于是在激烈的争吵中，李益军杀死了单永凤。

在杀死单永凤后，李益军慌忙回到自己的家中，服下了大量安眠药，在药效发作以前，他将自己杀死单永凤的事告诉了妻子江永华。

江永华赶紧叫上了亲戚，将李益军送到了医院，当晚经过治疗以后，李益军回到了家。当晚11时许，李益军、江永华、李益军的堂弟李益宝三个人，来到了凶杀现场，然后叫上出租车准备运尸体。

三人将尸体放在后备箱里准备运走，可很快就落入了法网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李益军、江永华、李益宝因分别涉嫌杀人罪和窝藏罪，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逮捕。

据《楚天金报》